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六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起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盡辛卯陳宣帝大建三年齊後主武平二

年周武帝

凡十七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愔天定元年○凡四國

春正

月梁王愔始稱帝集覽

愔楚點反與察同

梁王愔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恭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書法

唐午魏嘗欲立誓為梁帝矣誓不肯帝立為梁王蕭繹既亡復使稱帝於是始稱故書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於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書法

書弗及何追咎梁主也忠力如王琳而遠之廣州是以弗及救也非譏琳乎十一月徵兵

十二月而國亡其弗及宜矣於琳何譏焉然則後梁亦梁裔也曷為書伐殺繹者魏也誓受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讐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故綱目書梁書伐所以勸義也終綱目救書不及三羊祐王琳

是年齊遣兵惟

王琳非譏辭

齊遣兵救江陵不及取梁郢州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降之

長史王珉不從殺之齊使儀同三司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

書法

書取郢州何罪齊也救人之難既不及矣又因以為利故罪之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二月梁王

方智立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

陳霸先征

西大將軍

三月齊人克梁東關

齊主先使邢子才詣建康與王僧辯書曰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三月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質實貞陽縣名未詳沿革或疑即湏陽縣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

魏免梁俘數千口

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為卑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白吾之過也徵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王僧辯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築長城

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書法

齊於是再書長城矣

齊人歸郢州于梁

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乘間出擊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靴帶食之堅守

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書法

嘉改過也

秋七月齊主伐柔然大破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命奉

書法

東魏嘗罷道壇矣丙辰年於是復書以道士為沙門道教凡再黜矣終綱目道教偏廢者

再與佛教並廢者再甲午年周罷二教唐武德九年沙汰僧道並廢者不久而隨復偏廢者自是而

無聞焉則佛之惑人又甚於道矣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顛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霸先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

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
 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
 辯與子願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
 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
 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
 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
 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
 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集覽**
 城注見漢後主建興二 **質實** 一統志云羅落南方之
 年江乘注同見上年 **蠻名與羅共賤麼些共**
 三種世居蕞蕞州
 晋初內附中國

書法

淵明稱帝矣名淵明何不予其稱帝也僧辯
 中書監也殺不書官何不予其奉淵明也前

書方智立此書立方智宜立之辭也方智則何以
 宜立繹子也與懿之子異矣故杜龕徐嗣徽輩皆

叛書

發明

綱目前書齊遣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

梁稱帝者則見其淹恤於外不宜承統之意爾其
曰以兵納之者則見梁人不受強以兵納之之意
爾其曰梁王方智立則見所不當立國已有君之
意其曰齊人克東闕則見強暴不義脇以威力之
意是皆不予齊人立淵明之詞也既而又書王僧
辯奉淵明歸建康曰奉淵明而不書奉其主書陳
霸先殺僧辯廢淵明曰僧辯而不書其官曰淵明
而不書梁主此其是非曲直較然明矣夫淵明蕭
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繼
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不道強脇以威王僧辯儻
懼強隣之逼自當與霸先輩并謀協力告以大義
拒之境上母使入踐國都褻瀆神器可也夫何謀

之不臧既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
反為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綱目一書再書如
曰以方智為太子則以僧辯有餒於中姑為是以
悅梁人如曰齊人歸郢州則以齊人自知不義姑
以利而陷梁人其所以責僧辯責淵明責齊人者
其見於書法之間所謂有數事而一義者此類是
也觀者要當合前後所書而察之則得其旨矣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吳興太
守杜龕叛梁遣陳禧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
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於石頭以叛十一月齊遣兵援
之

初龕恃王僧辯之勢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
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禧還

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

守韋載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

拒守禧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將兵

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

表東討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至義興拔其水柵譙秦

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以州

入于齊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兵乘虛襲建

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令城中登陴閱

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

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以書

諭韋載載降霸先引與謀議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

討杜龕裴忌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

智奔吳興忌入據郡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又

遣兵渡糧馬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若分

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
 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運使進無所
 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使侯安都夜燒
 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於大航築壘
 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
 拒使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長城晉之縣名屬吳興郡隋初省入烏程縣尋復置
 屬蕪州唐初屬湖州五代時吳越改為長興縣宋屬
 安吉州元陞為長興州至本朝改為縣屬湖州府南
 豫州劉宋所置治歷陽縣梁末屬東魏北齊改為和
 州後周改為烏江郡隋初復置和州尋改為歷陽郡
 唐改為和州五代時屬南唐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
 州路本朝復為
 和州直隸京師

書法

叛而書援
罪援者也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鳩岳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拌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十二月梁陳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嗣徽任約奔齊

陳霸先帥諸軍攻徐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兵先據安險嗣徽等不敢進頓浦口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

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
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
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而質實一統志
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莊方等之子也質實云浦口
在應天府江浦縣東二十里由
江北渡江南處今名浦子口渡

梁以陳寶應為晉安太守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
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
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行
至是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
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
燼奔魏時木杆西破颯達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咸服
塞外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
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強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
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集覽颯達注見武帝
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集覽颯達注見武帝
注見隋文帝
開皇九年

書法

書取何易辭也受人之寄而不能託焉魏
於是不足以國矣書曰取而殺之罪魏也

丙梁太平元年魏恭帝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
子三年齊天保七年

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蕪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
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

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太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陳蒨克吳興獲杜龕殺之考異

據上書太守杜龕叛梁陳蒨討之則此殺

字當
作誅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泰遂出降龕醉見殺王僧智與弟僧愔遂奔齊

梁遣兵擊侯瑱於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

都周鐵虎立柵**集覽**湓城古三苗國晉置江州又分於梁山以備之置潯陽郡隋置江州移理湓城

即今州城是又湓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梁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兩山對處

大江之東西東曰博望西**質實**一統志云湓城晉之曰梁山俗名東西二梁山縣名屬廬江郡宋省

之後復置改屬潯陽郡隋改為彭蠡縣後復為湓城縣唐初改為潯陽縣五代時南唐改為德化縣宋元

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梁山即天門山也在太平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

梁山對峙如門亦名蛾眉山又名東梁山西梁山

書法

杜龕書叛書討瑱據江州則曷為書擊瑱不附霸先非叛於梁也故據江州不書書擊侯

瑱於
湓城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
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
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
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書法

書侵何齊
為叛援也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

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考異

據前書徐嗣徽襲建康不
克入于石頭以叛則及字

誅當作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
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
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
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磻
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
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
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
抽鞬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
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霸先
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
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
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
方糧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
疲會陳禧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
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
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

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狗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執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軍士以**集覽**方山賞侔賀酒一人裁得一醉齊人殺陳曇朗

記曰方山在建康西葛玄煉丹之地孫盛晉春秋云方山有直瀆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州當塗東南三十里謝朓居此因改名謝公山碑披萌反兒塘兒音倪字或作倪兒塘地名在建康西幕府山在建康城西二十五里晋琅琊王初渡江時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因以名山懸鬲禹音歷鼎屬也爾雅鼎欵足謂之鬲注禹曲脚也番易輪番更易也薦食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白下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臨沂漢琅琊郡邑案琅琊今**質實**一統志云方山在應天府沂州是也有臨沂縣東南四十五里形如方印

一名天印山秦鑿金陵山疏淮水此其所斷處也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

謝朓嘗築室於山南又名謝公山幕府山在應天府西北二十里俗名石灰山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故名其上有仙人臺虎跑泉臨沂後魏之縣名屬琅琊郡以城臨沂水得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琅琊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琊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本朝初屬濟寧府後改屬兗州府

書法

杜龕嗣徽皆書叛矣殺之則曷為不書誅霸先父子不得而誅之也故止從蕭執書殺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於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於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法
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
馭下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
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
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
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
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
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曷汝醉耳齊主
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
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
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雖以楊
愔為宰相使進厠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
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胄者三金立不動高氏婦
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

作大鑊長鋸剉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馬得名齊主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納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齊主即回綸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醜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湏痛杖我道德扶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久之

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

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惜惜各懷怨毒而能

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教是以主昏於上政清

於下愔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

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

才為已任性復彊記

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集覽

仗內注見唐高宗永徽二年仗下黑獺字文泰小字

酣酣酣戶甘反酣况具反說文酣酒樂也酣醉怒也

張晏曰中酒曰酣以酒為凶曰酣惜慚並音慘痛也

書法

築宮必書重民力也齊立七年用民多矣於

是復大治宮室民何堪焉書曰大治罪齊也

故自明帝北宮書罷之外魏書大營趙書大發民

治宋書大脩齊書大治皆罪之也終綱目宮室書

大五詳永

平三年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梁

以侯瑱為司空

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城新吳與相拒瑱悉眾攻之不克侯平發兵乘虛攻豫章瑱眾潰奔湓城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書法

於是瑱降其不書何不使瑱列於叛人也瑱不附霸先非叛梁也故據江州不書據降不

書降綱目之權衡審矣霸先自為司徒既書梁矣以侯瑱為司空則曷為再書梁殊瑱於霸先也不

再書梁則以之者果霸先矣是故殊王龔於梁龔則再書以漢順帝永和元年殊孔融於荀彧則再

書以漢獻帝建安元年殊佃夫於劉秉則再書宋壬子殊謝朓於蕭嶷則再書宋已未殊侯瑱於霸

先則再書梁丙子殊仁贍於廷構
則再書唐丁巳綱目之區別嚴矣

八月魏陵州獠叛討平之考異

此當書擊誤作討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獠因山為城攻之難
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携妻子觀之騰
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齊主如晉陽

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使稍驕圖之曰我
舉鞭即殺之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群臣不
勝恐怖齊主集覽是連虜複姓後魏書官
乃命勿殺氏志是連氏改為連氏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魏及突厥襲吐

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至是北渡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時年十五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

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
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
疑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
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
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
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護名位素卑至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於大司寇
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
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
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魚
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
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於
是衆議始定
諡泰曰文公

書法

賀善贊曰泰自書統軍回進官皆書以既書
裁其君脩則書自官者再然綱目未絕之也

再敵高歡再伐東魏一救金墉一定長安綱目皆
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賢書制禮樂書
更權衡度量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
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學直以秦書之
其為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己也及其再行廢弒則
綱目斥其姓名重罪之矣秦之心跡璣瑜不相掩
也可

十一月梁徵王琳為司空不至○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
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昔守令倍於昔時於是併省
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
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太師覺自為周公○梁以周迪為臨川內史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尋為部將所殺其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梁朝以為臨川內史時民遭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按繩破蔑旁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人皆之附

齊築長城

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書法

自秦書築長城越六百二十七年而魏一書宋癸亥又百二十年而東魏一書梁癸亥至

是齊五年間而三書壬申乙亥是年前後凡三千餘里丁丑築重城四百里不與焉癸未築長城二百里不書不與焉而又大治宮室用民如此齊亡已後矣

丁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
丑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
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
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公覺
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考異
周上
漏魏

字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
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
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
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

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
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發明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自篡竊相尋權臣擅命其來已非一日今宇文方當得國之初而護已專大柄故綱目

書其自為大司馬於稱天王廢魏主之下所謂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其逆彌甚其失彌速者也考之

分注是時李弼趙貴獨孤信為太師太傅太保之尊皆不復書而獨書護者著其專國制命且以見

篡魏之舉寔護為之也然護既專國乃反居諸人之下何哉大司馬總統六軍護欲專兵柄威制中

外是以捨彼取此固非辭尊居卑庶退自將者然則人主欲權歸公室其必先正其本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諸人可也綱目書此其所以為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周主祀圜丘定郊廟之制考異

主當作王據武成元年書周王始稱帝則此不

當書為主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莫那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集覽二丘謂圜丘方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

主建興十五年

吐谷渾寇周考異

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此時中國無統當書吐谷渾侵周誤作

寇考證

寇當作入

吐谷渾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鈔掠耳掠而

無獲勢將自走數
日間至果如其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勃起兵於廣州遣歐陽頎及其將傅泰蕭
孜為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

書法

王琳書不至蕭勃書起兵蓋於是霸先不
臣之跡不可掩矣故使周文育止書擊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
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
貴免
信官

發明

宇文傲成周而建官其名是也然以司馬而
殺六官之長周豈有是哉若護專殺無君之

罪則又不
言自見矣

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擊蕭勃獲其將歐陽頎傅泰勃
為其下所殺

歐陽頎出南康屯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出
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頎共襲高州刺史
黃法氈至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氈乘之頎失援而走
曇朗取其馬仗以歸周文育於豫章立柵分遣老弱
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
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頎及蕭孜傅泰
余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頎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
襲頎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宴巡蹠口城
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
項退走勃軍聞之恐懼遂殺勃

集覽

蹠口城名在
南康之北蹠

音隻案南康
今贛川是
質實
一統志云巴山梁之郡名治巴山
縣隋初廢之故城在撫州府樂安

縣西南
三十里

書法

霸先使何勃之起兵以霸先也於是書使凡書使非君命也故書擊不書討書殺不書誅

據魏鄭儼為部下
所殺綱目書伏誅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發明

護前日自為大司馬蓋欲專制兵權也今乃自為大冢宰亦豈釋去其權耶自宇文泰相

魏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泰卒皆授護處前日篡國之始姑欲柄有所歸今既中外已定所以進居天官之尊而兵柄則未嘗去手也考之通鑑是時同進位者凡五人綱目皆不書而獨書護者

正以著其專國無君之罪而誅之也

○周冢宰護弒中山王考異

提要中山王作宋公據上文書廢魏主為宋公合從

提要諡曰魏恭帝

書法

中山王何魏恭帝也弒廢主必書篡君此其書護弒何於是覺幼護專故罪護綱目廢書

篡君弒書人者二齊人弒浩

陵王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發明

歷代廢弒皆以篡君書之獨此歸獄於其臣者是時軍國大權皆出護手故不得以實

書之世變為愈下矣

三月周冢宰護殺趙公獨孤信○夏四月梁鑄四柱錢

禁細錢

四柱錢一
當二十

梁復以歐陽頎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考異

據上書蕭

勃起兵廣州則此
當書擊不當書討

初周文育送歐陽頎傅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頎有舊
釋而厚待之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多設船艦夾水
而陳霸先遣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安都潛師夜燒
其船艦水陸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霸先以頎聲
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
子紇已克始興頎至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書法

周文育討廣州書擊此其書討何以頎者梁
也霸先與頎有舊則曷為書梁以頎賢也不

書霸先使不以霸
先之私累顧也

六月梁丞相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書法

霸先遣何琳將攻霸先也故書擊不書討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
之也

書法

于王琳何琳請
之也故書美之

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周冢宰
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
恒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
等共譖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
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穀引武士於
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
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以散其謀後王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
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

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
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
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
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時李植
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沉吟
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耶遂就徵
既至護欲全之以植付遠使自誅之遠素愛植植又
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將植謁護護令略陽公與相
質植辭窮乃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
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
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弒略陽**集覽**司會
公黜其后元氏為尼寧都公至即天王位**禮**天
官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
官府之治注會古外反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
計官之長若今尚書軍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
宮伯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書法

也。不書廢何尋弒也。殺乙弗等不書。書遠遠忠也。遠死而後覺弒。曷為先書弒君先書弒君。

所以成遠之忠也。終綱目書弒大臣書及二而已。宋袁淑等周李遠。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

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主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集覽

分受分扶問反

書法

書稱皇帝多矣未有書遂稱者此其書遂何遽也進爵為王隨稱皇帝前乎此無是也故

異之終綱目稱皇帝書遂者一而已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質實

一統志云蔣帝廟在應天府西北七里鷄鳴山之陽舊在蔣山西

書法

宋羅誥祠蔣子文以下嘗去之矣自昭業始升為帝於是又親祠之然則曷為不書親斥

陳主則其為親祠可知矣陳主初得天下德其私佑汲汲於此故書譏之

○陳置刪定郎治律令○周祔太祖於太廟

七廟共用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

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
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
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
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合戰大敗
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
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
州軍府就郢城遣**集覽**沌口沌徒本反江夏安陸縣
樊猛襲據江州有沌水其地曰沌陽按安陸
今德安**正誤**沌口今按沌水出**質實**一統志云沌口
府是**正誤**江夏入江音篆即沔口也沔口
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今名沌口劉澄之山水
記沔口古滄浪水世傳屈原遇漁父作歌即此處

書法

於是梁亡矣書梁王琳何琳之心未嘗無梁也

韓張良梁雖亡矣王琳有復讐之志則復書梁王琳陳雖亡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復書陳叔慎綱

目之勸義也深切矣

發明

是時梁已亡矣而王琳猶係之梁者遂其不忘本朝之志不絕之於梁也後書梁王琳梁

丞相琳其義皆然

陳以蕭乾為建安太守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

集覽

砦落也
字與寨通

周以令狐整為豐州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魏以為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

夫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於是除

整刺史徙固湖州整遷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府城周

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為整左

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集覽興州注見

武元年豐州注同上

年武當注同上年

齊人築重城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

枝東至鳴紇戍凡四百餘里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浹於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
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
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
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
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
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
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
東山齊主裸程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
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
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
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
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地牢飲食
搜穢共集覽 搜穢 搜本 作涔 涔謂之涔 音
在一所 踈鳩 反溺 乃弔 反穢 惡也

發明

前書齊大治宮室而載其惡於分注之下至
是又書幽其弟浚渙於地牢越明年殺之惡

愈肆而禍愈慘矣即綱目之所書驗分注之所述
殘酷忍虐無復人理世無牧野之君安得取高洋
之首而垂之
太白之旗乎

戊陳永定二年周明帝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於白水
寅二年齊天保九年遣使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溫城屯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為
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
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
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氈
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
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
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總督
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書法

書伐何陳篡也故自是梁加
於陳書伐陳加於梁書攻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

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
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
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
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
帥騎士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
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
絕但聞擊柝聲武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
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
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
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

武歎曰達奚武自謂集覽擊柝禮天宮宮正夕擊柝
天下健兒今日服矣而比之注夕莫也莫行夜

以比直宿者為其有懈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
者所擊也柝吐各反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注兩木相擊以行夜也春
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書法

先是東人入西不書叛於是始
書周齊皆篡也非魏世比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
稱帝○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諡曰梁
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於天莊嚴寺

書法

佛氏惡殺貴施霸先方弑其主復何以捨身為哉綱目比而書之深譏之也終綱目書捨

身四梁武帝三陳後主一舍是無書捨身者矣

發明

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之所親目而又尋其覆轍愚謬若此抑又不足道矣書

之于冊亦可愧哉

○梁丞相琳伐臨川不克

余孝頃等連八城以逼周廸廸懼請和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黃法蕤等救之分兵攻孝頃別城猛等不救而沒廸追擊盡擒之送孝頃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書法

丞相琳何成莊之為梁主也故書伐臨川周廸也廸自梁世為內史曷為不書伐廸書臨

川方是時梁土皆為陳境琳以迪不附陳故伐之而迪不從陳者也綱目書陳臨川則臨川未為陳書伐周迪則迪無辭可伐故止書伐臨川於是迪懼請盟而琳將矛盾迪因追擊盡擒之則大敗矣綱目予琳以義故止以不克書之

秋八月陳侯安都周文育自湓城逃歸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等賂守者得上岸步投陳軍陳主宥之復其本官

梁丞相琳歸于湘州

陳主遣謝哲往諭王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

冬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湏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繼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孟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湏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

逢一怒遂爾結舌御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
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
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柰家業何演
款虧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
捶之會醉得解齊主棄躅之遊遍於宗戚唯至常山
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
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闕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
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
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
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
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
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
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囚立其上或燒
車缸使以臂貫之唯郎中蘓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
有人告反者事或
付瓊多得申雪

集覽

沈酒書省征曰沈亂于酒注
沈謂醉寔失次也酒誥曰罔

取酒于酒注酒沈也詩賓之初筵序沈酒淫液疏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酒然俱醉顏色齊同角力角鬪也兩兩相當以力相觸而戲耿介楚辭九辯曰負左右之耿介晦庵集註云耿介剛勇之意車釭車昌遮反釭古雙反

穀鐵也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

下將救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
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
遠近痛憤齊主遂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
及齊主狙常山王演為政乃收葬之令妃還第

陳高涼太守馮寶卒集覽

高涼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時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
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質

實

一統志云陽春梁之郡名治陽春縣隋平陳廢郡
以縣屬高州唐於縣置春州天寶初改南陵郡乾

元初復為春州宋廢州以縣屬南恩州
元仍其舊本朝州廢以縣屬肇慶府

已陳永定三年周武成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卯元年齊天保十年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
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書法護專也

周改都督為總管○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
因飲酒遣使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崔暹卒齊主
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
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閏月周更定歷○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

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
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
懼稱疾愔曰若用為冀州病當自
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

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事

周主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免罪微備如法

書法

錄善政也
故特書之

周人敗吐谷渾置洮州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

五月朔日食○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而死

陳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

周文育周迪共討余孝頃之子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王琳遣其將曹慶攻迪敗之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殺文育而併其衆周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齊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集覽

北江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

南陵

魯悉達部將引齊軍入城悉達帥麾下數千人降陳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

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
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
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
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
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
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
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集覽**碁劫碁
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樗蒲**之
碁子也劫圍碁之局也

周王賜處士韋夔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雋入見

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
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
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夔仰視嘆曰酣酒嗜音峻宇彫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雋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集覽與素以為絢兮同音又

書法

孟嘗君書齊號而已此書周王何予周王也處士賜號韋賞一人而已矣終綱目臣子書

賜號九詳周顯王四十八年惟韋賞郭子儀無譏焉

陳侯安都敗梁師于左里集覽

左里城名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陳

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禧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

蚌監殺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及
殂子昌姪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
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
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
召臨川王禧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
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
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
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
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正誤南皖今安慶南皖
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口皖水入江之
口也在舒州山質實也一統志云山口鎮即皖口
口鎮皖戶板反質實也在安慶府城西一十里

書法

賀善贊曰霸先之初進官書以者三叛亂書
討者四侯景之變再予以討至書其功曰擊

敗侯景景亡走吳蓋予之也既立方智四書自官
而進爵亦以自進為文然後蕭勃得書起兵而王

琳得書伐以至書廢書弒辭義凜然矣若其稱皇帝書遂則又自綱目以來未之有也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胡氏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后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發明

前書殺魏宗室此書滅元氏族高洋之惡亦慘矣然又有自覆其族如元韶元景安之徒

者是豈可以人理論耶他時高氏亦不免殄滅於他人之手殺戮相尋無有紀極可哀也哉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

建年號

集覽

沿革沿余專反因襲也革更改也

書法

書始何稱周王三年矣於是始稱故書始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初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項襲封至是陳主以項在長安奉宗乏饗徙封項為安成

王而以伯茂
為始興王

書法

封子未有書主者此其書何予陳主也陳主
於是可謂知重本矣可謂能與權矣終綱目

封子書主五是年庚午蜀宗裕癸丑周郭榮
已未周宗訓唐從嘉伯茂郭榮宗訓皆予辭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總管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
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
其幼不許至是以為益州總管時年
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
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

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於晉陽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書法

賀善贊曰高洋篡弒以來書親伐五書大治宮室一書築長城三築四城于洛陽一築重

城一用民多矣而又書殺十而斥書齊主者九蓋無一善可紀焉若其淫酌肆虐則夏商之季不是也過也

十一月梁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湏口齊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

東集覽

瑒杖梗反又丑亮反濡湏口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七年大雷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庚陳世祖文帝簡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
辰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

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至淞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
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
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
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
建康瑒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炬皆反燒
其船瑒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
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
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
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
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殷帥部曲降陳

集覽

風反為
反當讀

作平聲別本反作翻拍擊艦拍謂拍竿也然拍竿之
為用未究其詳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人梁人侵陳
陳吳明徹先以小艦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
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
部曲索隱曰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
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部曲有軍候一人

正

誤風反為瑱用今按通鑑本文反
作翻綱目改作反合如字讀

書法

帝五惟梁主莊則成之為君曷為成之成莊

所以義
琳也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之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耶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若

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恣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宗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敵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久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

陸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况此漢輩但勾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

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集覽

朝夕先後謂旦暮常親近也左傳襄二十

八年執寢戈而先後之注寢戈親近兵仗也先息薦反音線詩大雅予曰有先後注相道前後曰先後先

蘓薦反復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可朱渾虜三字姓留使豈不佳耶謂留楊愔聽使令豈不好也漢

老嫗李太后正誤朝夕先後今按先後只作如字讀漢人也故云謂演當朝夕在齊主之前後也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之於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於是陳主遂

以昌為衡陽王

三月齊丞相常山王演如晉陽

演如晉陽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中晉陽稟大丞相規筭胡氏曰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天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梁郢州刺史孫瑒降陳

周軍初至郢州得其外城遂攻內城燒其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脩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周人聞陳兵至乃

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
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以州降陳王琳之東
下也陳主徵南州兵周迪黃法氈赴之熊曇
朗塞其中路迪等圍之及琳敗曇朗走死
賦布也言為
士卒散飲食

集覽
賦食

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陳衡陽王昌濟江侯安都中流隕之
使以溺告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至是與昌俱
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於周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
安寘毒於饴餹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
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
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邕即位
邕性深沉有遠識非

集覽

餹餹音唐餹蜜也餹都
回反圓餅也介弟左傳襄

因顧問未嘗輒言
二十六年楚伯州犂曰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注介大也

書法

護於是再書弒其君矣秦再弒則削其爵此
其書冢宰何護之舉秦所教也貶削在秦則

護不足
道矣

發明

昔晉大夫迎立悼公公曰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諸大夫聽命而後悼

公乃立夫所謂君者固將出令者也擅賞罰能利
害舉一國之政悉宰制於其手若是始謂之君不

然則失其所以為君矣自立拓拔乖亂宇文泰總握
大權繼以其子廢魏自立然軍國之政悉歸於護
雖剛果如覺明敏如毓未能有所施為即已罹其
禍酷以一國之大臣民之眾曾無一人可否其間
積習生常彼固自以為法應如此况欲資之討賊
之任乎綱目一書再書皆非得已大義不明君臣
之分不立逆亂相踵禽獸偪人可歎也哉

六月陳人葬梁孝元帝

書法

書陳人子厚也周人歸其喪于琳
於是四年矣琳奔而葬之宜也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演以司馬王晞懦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畫
則不與語嘗密謂曰比諸勳貴每敢迫言我違天不

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自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篡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於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廷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即敕晞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日入東廊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詳思條奏給以御食齊主識度沈敏

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草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嬖踈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爪招掌代痛血流衣袖

集覽

敦迫敦勉迫逼也劫丘八反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使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獨孤盛救之軍於湘州會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

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

書法

江陵之陷湘巴皆入周矣不書周湘州何故梁土也周不得而有之故巴陵之降陳不書

周湘州之降
陳不書周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走之○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

刑

書法自莽書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至漢章帝始書詔母以十一十二月報決於是而復有此

書陳主可謂能恤刑矣特書予之

○巴陵降陳

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

齊以王晞為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胡氏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集覽**要人要謂權要也要官尚書令子耳不亦伎乎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伎乎**正誤**非不好作要官今按集覽伎音寘說文狠也**年**所載故云北齊未必皆向要之不必如此指言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蘓珍芝建議脩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南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集覽

石鼈地名也督亢陂在涿州范陽縣乃燕膏腴之地有督亢地圖經戰國燕太子丹使荆軻獻圖謀刺秦

王尋為秦城郡又注質實一統志云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西八十里乃

晉鄧艾所築隋初嘗置石鼈縣尋省入安宜縣督亢陂在順天府涿州東南其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

丹使荆軻齎督亢地圖以進即此今為督亢亭在焉

辛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春正月周太師護
巳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於天官事
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
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
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
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

湘州降陳周師還

周湘州城主殷亮降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不
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報云必須我歸
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
自拔北歸宇文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勳州刺史質實

一統志云勳州北齊所置治玉璧城

隋屬絳州遷治於汾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屬河中府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

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謀齊之動靜皆先

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謀斬之齊境生胡穀

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

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

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

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

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

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

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質實一統志云

玉璧城名在平陽府稷山縣西南一十里

二里乃西魏所築後周移高梁縣於此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為十二
丁兵率歲一月役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
五與五銖並行
集覽布泉皆錢之別名周禮錢行之
曰布歲之曰泉索隱曰周景王
鑄大錢布泉者言
貨流布於民間也

書法

周自是錢幣凡三變是年一當五甲午五行
大布一當十己亥永通萬國一當千終綱目

錢幣更變之亟王莽之外莫如周者
矣莽十八年四變周十九年三變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守鄴散騎常侍高元海典機密齊主以斛律羨為領軍分湛權湛不聽羨視事是時濟南閔悼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殿下當為天下主湛乃送濟南王於晉陽齊主殺之

集覽

林慮注見漢靈

帝建寧二年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書法

湛之立孰立之演立之則百年亦演廢之矣其以罪湛何百年竟殺則廢之者

湛志也綱目誅志故其以為樂陵王也書廢而繫之湛其殺之也齊主斥書名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
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司會上士禮天官司會上有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注見前司會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中丞孔奐
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集覽庶子注見周
顯王八年

壬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
午二年○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
春閏二月齊以高

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
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
以為冀州刺史敕令早發督將悉送拜辭而退莫敢
與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之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

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
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
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
乾和由是被踈義雲納賂得為兗州刺史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

初陳主徵迪出鎮湓城不至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
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女妓金帛還豫章迪不平
陰與留異相結遣兵襲敷敷與戰破之閩州刺史陳
寶應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
陳主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
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
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
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
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
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

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

火者自救之陳主乃以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黃法

甌周敷共

集覽班彪王命漢光武時班彪因避難從

討周迪

隗囂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以感悟囂居士服所

謂山服也記玉藻篇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

書法

晉安共相連結既外敗梁師復內拒陳命是

欲自專一壑存三窟也使迪初
即降梁則綱目不書以討矣

齊以盧潛為揚州刺史

王琳數欲南侵盧潛以為未可齊主許之琳由
是與潛有隙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書法

陳氏錢幣凡再變詳壬午巳亥

後梁主詒殂太子歸立集覽

歸苦執反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項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急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

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
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魯山不返去年陳
以魯山郡賂周

陳遣兵討其縉州刺史留異于東陽異奔晉安

異外示臣節恒懷兩端陳
遣侯安都討之至是敗走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
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過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
祭之改元

書法

漢桓之策書河水清矣延熹九年此其曰言何謂也蓋疑之云耳而因以改元証矣是

故光武郡國甘露降則書言漢中元元年桓帝巴郡黃龍則書言永康元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

是年皆疑之之辭也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他縣

五月齊以斛律光為尚書令

光金之子也

秋齊冀州刺史高歸彥作亂伏誅

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婁叡討之歸彥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齊主使尚書封子繪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既而城破獲歸彥送鄴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百口賜岳家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陳詔省諸費用

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

十二月齊主殺其兄之子太原王紹德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齊主詔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鐮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

后 過之
遣為尼 集覽 不舉舉
育也

癸陳天嘉四年周保定
未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

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
之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
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
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
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
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陳周迪衆潰奔晋安

迪至晋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
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

翦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佯師出無名未知其利竇應大怒然以寄民

集覽

韓智晉陽之謀戰國智伯率韓魏之兵以圍趙決晉水以灌晉陽城

智伯曰吾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後韓魏合謀反滅智氏張陳井陘之勢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王離圍耳於鉅鹿餘不救耳走漢漢召餘俱擊楚餘曰漢殺耳乃從於是漢遣耳擊破趙井陘斬餘泝水上自戰其地孫子兵法九地曰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杜牧之解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

崇從周主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曰
不過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

殺
集覽原州注見唐德

宗貞元三年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行之其制
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
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
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磔絞斬梟裂凡二十五等

三月朔日食○齊城軹關集覽

軹關注見晉穆
帝永和八年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城
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書法

於是築城二百里則曷為不以長城書畧之也秦始皇已築長城矣蓋前後三千餘里今

二百里其細也故不書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躬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酌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

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
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胡氏曰憲老乞言
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
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
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嗚乎古
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邪
覽中楹兩楹之間也記檀弓篇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處几
案屬也人所凭坐所以安身故加諸老者少者不及
焉烏履也崔豹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沮濕
故曰烏斧屨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醕音脣漱口也
以酒曰醕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
年禮

老禮

書法

自漢明帝首行此禮於是凡四君矣名實稱
者其惟明帝乎永平二年魏主髦漢後主景

耀元年魏主宏齊壬申年周主邕皆干其名而已矣終綱目養老四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養老乞言王者之事也周主行之綱目書之亦予之乎曰事有似是而非者養老乞言固

為王者之事然八柄馭臣獨非王者之事乎四征弗庭獨非王者之事乎王者之事固不可勝舉而養老乞言亦其涵養德性就将緝熙之一者也如使軍國大權悉聽命於一人之手而薰陶漸染有賴於鴻儒碩德之益亦何不可之有第恐威福下移人君或擁虛器則執醬執爵徒為美觀而虛心訪問亦祇為文具而已是果古人之意哉入綱目以來有如漢顯宗之行養老禮固不多得至於魏王曹髦亦且養老乞言于學綱目嘗於漢後主景耀元年書之獨不思是時國柄制於司馬氏之手凡軍國大政皆無所預獨以虛文之事聾瞽其君今宇文氏自篡魏以來已歷三世逆護總握大權

周主寄命其手凡所施設舉不由己獨有禮文之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不然則自紹統以來凡大政事大賞罰曾不經見而獨養老一事大書于冊何哉于謹深識此意故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以此自晦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嗟夫養老乞言古人以之為盛典而後世以之為美觀故曰事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觀綱目者要當以是察之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襍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

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
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
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
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於坐恚收之
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
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恚良將也而
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
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
志並非全身之**集覽**襍飲晉書禮志曰漢儀季春上
道卒皆如其言已官民皆襍於東流水上洗濯
袂除去宿垢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已也晉中
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襍洛水之側因而引水流
盃飲酒也又注見漢高皇后八年袂還供帳水飾供
具帷帳也供居用反水飾謂樂遊園內袂處水上
飾之粧

發明安都何以不能書誅陳王私其扶立之功也及其驕恣又不能戒飭以理乃掩而殺之是以

書法如此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握犁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獻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借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

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
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發明

高湛得國垂及二載始書婁太后殂既著其
不能行喪禮之罪次書殺其兄子紹德復著

其亂倫濫殺之罪至此書殺河南王孝瑜又著其
荒淫拒諫之罪蓋湛在高洋時固嘗助桀為虐陷
永安王浚等於死地畧無矜憫之意宜乎得志之
日恣行無道而不顧也嗣是而後齊政日亂以至
於亡紛紛罪惡不可勝紀自古世濟凶
德未有如高氏之甚者於湛乎何誅

秋九月陳廣州刺史歐陽頔卒以其子紇代之○周及

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
及王慶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木杆貪

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隣好悉以蠕蠕降衆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息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周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乃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伐齊達奚武將步騎三萬自南道出會於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

集覽

蠕蠕降衆蠕蠕即柔然注見晉孝武帝太

元十二年先柔然主鄧叔子降魏突厥來取之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

發明

以周及書見伐齊者周人之志突厥之十萬騎從周之約非突厥之有利於侵齊也然是

時周果能兵強力足則無藉於突厥之助或力足以制突厥則雖資其兵力亦當云以突厥侵齊今日周及突厥則見其等於敵國所謂十萬之騎周不能以節制之其進退固突厥之自為號令而其不負周約則由於納女之舉用薨請以結其心之所致也此綱目之書之隱而顯乎

冬十一月陳討周迪敗之遂進軍討陳寶應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破之迪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軍自東道會之

書法

陳之討迪也書其江州刺史其討異也書其縉州刺史寶應亦其閩州刺史也曷為削而

斥其名罪之也寶應本與周留互為三窟陳氏得國再世矣既不受其徵命又主逋逃是亂也故並

書以討而獨斥名之

甲陳天嘉五年周保定
申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

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還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是齊嬖幸用事軍政漸紊反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二月朔日食○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役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脩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日死輟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嘗講習之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集覽

流

官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閹癡闍衣檢反不明也癡不慧也露田杜佑通典注不栽樹者謂之露

田正誤

闕瘕今按闕平聲即闕官之人以其刑餘廢人故得罪許贖也

周初令百官執笏○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獸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集覽白虹貫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漢哀帝元壽元年獸之獸與厭通益涉反當也割帶玦玦半璧也玉佩如環而有缺割所帶之玦與其妃

者義取訣別也

書法

齊主嘗殺兄之子矣止斥書主此其斥書名何重罪湛也湛之位百年之位也廢之樂陵

薄矣

又殺之以應天變忍哉故從弒君例斥名之終綱目書虹二漢靈帝光和二年是年

發明

天之警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脩德為先自厭禱之說既興而恐懼之意遂泯齊氏不

道白虹貫日反乃濫殺以應之綱目斥書其主之

名於殺兄子之上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

濫及無辜之

罪為後戒也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周封李昫為唐公

以追錄佐命元功封昫虎之子也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於晉陽
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
及護用事遣閻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
玉辮求通互市護使人與語韋孝寬亦為致書言之
是時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方懼許歸護母且
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
事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
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徐世榮
乘傳問之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
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
母恐示之以弱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
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
大赦每四時伏臘帥諸親
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

書法

不書自齊歸于周何據元忌元戎此齊意也
予齊所以薄護也燕主德之母嘗陷秦矣及

其歸也書曰燕獻伎樂稱藩于秦秦以其母妻歸之予燕也於是譏不遣使而韋孝寬移書求之使段韶之說得行則母之歸未可期矣書曰齊歸宇文護之母于周薄護之辭也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周主授護斧鉞親勞其軍護遣尉遲迴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趣懸瓠楊柵出軹關

集覽

柵匹沼反

書法

前書及突厥此其書會何譏也周不能自為進退而聽於人卑亦甚矣及平辭也會卑辭

也故其後楊柵實降而賤之書獲護削太師而斥書宇文皆罪護也

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之

周迪復出東興陳宣城太守錢肅以城降之迪衆復振周敷帥所部擊之迪給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

敷許之方登質實一統志云東興地名在廬州府無

壇為迪所殺為州東北五十里巢湖東南有石渠鑿山通水一名東關口相傳夏禹所鑿

書法

周迪何以不書陳癸未年書陳絕於陳也陳初得國迪與寶應留異共相連結而已陳主

藉立徵鎮溢城不至始遣討之既而迪衆潰奔晉安猶未絕也於是誘殺陳刺史則與陳絕矣故不

書陳

十一月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
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伐木為筏施拍其上乘江漲
壞其水柵又攻其步軍方會戰余考頃自海道適至
并力乘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

日昭達追擒之并留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
遣虞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

掌書

集覽

虞公計初虞寄依陳寶應諷以逆順寶應
不聽寄恐禍及遂居東山陽稱足疾管寧

無恙管寧三國魏人以天下亂避難遼東魏黃初四
年華歆薦寧獨行君子文帝特召寧還郡今陳主以

虞寄比之也史記聶政傳老母幸無恙注索隱曰爾
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應劭風俗通

云恙病也案易傳云恙齧蟲也善人入腹食人心上
古之時草居露宿多被此毒俗恙患之故人相見或

通書相勞云無恙乎恙非病也

正誤

虞公計今按寄又有前與寶質
應書云云見陳天嘉四年

實

一統志云建安三國吳之郡名治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唐初置建州後復改建

安郡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南唐改永安軍宋改建寧軍元置建寧路至本朝改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晉安晉之郡名治閩縣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

置閩州隋改泉州尋改為建安郡唐初改為福州後

改長樂郡唐末陞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尋改彰武軍宋陞福州府元為福州路本

朝復為福州府屬福建道

齊擊周師敗之獲其少師楊擣十二月及宇文護戰于

洛陽大敗之

初楊擣為郃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

備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之擿遂降周人攻洛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遇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名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敵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隣闕逼乃腹心之病齊主乃遣韶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忙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眾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王雄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

惟餘一矢射雄心額雄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
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
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
得矣乃還齊以韶為太宰光為太尉長恭為尚書令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首長
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
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
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
忠亦還護本無將畧是**集覽**稽胡注見梁武帝中
行又非本心故無功

實

一統志云邠州後周所置治垣縣隋改為邠原郡
唐初復為邠州後罷之故址在平陽府絳州東南

二百三十里

發明

前書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未聞周人有
請於齊也次書周護會突厥侵齊未聞齊人

得罪於周也至是書齊及護戰於洛陽大敗之未
聞護有全師制勝之策也夫師直為壯曲為老護
身都將相手握大權不幸有母淪陷異境不能遣
一介行李懇請于齊乃遣間使求之幸而齊人無
謀即遣歸國護曾不思報齊之德遽與突厥連兵
擊之此何義哉借使敵嘗有約豈不能告之以實
厚其禮而謝之彼亦安能遽為邊患耶觀段韶折
護之語周人無以荅之此其曲直曉然可知綱目
比而書之則護負息不義兵出無名率外蕃以戕
中國輕用武以喪師徒其罪皆著見於書法之間
矣可勝誅哉

齊山東大水

饑死者不可勝計

周滅宕昌置宕州集覽

宕昌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乙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酉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考異按齊世祖是年四月傳位於緯此當分注齊河

清四年後主緯天統元年

春二月周遣使如突厥逆女○夏四月

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胤侍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

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
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
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賊當絞除
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
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
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
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
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
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
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
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
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
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於

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
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榮
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集覽

珽星見史記天官書注正義曰天珽者一名掃星本類星

末類珽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
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則隨日光而
指光芒所及為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珽所指之
處弱也又注詳見周顯王八年金巨羅史始通鑑釋
文曰巨普火反巨羅飲器也以金為之甲坊軍器監
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一曰弩署一曰甲坊

書法

白虹貫日則殺百年以厭之珽星示變則傳
位太子以禳之齊之所以應天者如此綱目

比而書之貶義自見矣然緯
立而齊亡則天變誠不誣也

發明

書齊主湛傳位於珽見之下祖珽為秘書監
之上則知齊國此舉惑於珽之邪說欲以是

而塞天變明矣夫星文示戒人君當側身脩行改紀其政庶可感動天心返妖致祥烏有傳位於子而可以上應天道耶書之于冊矯誣可知

秋七月朔日食○陳遣兵擊周迪殺之考異按天嘉三年四年兩

書陳討周迪此當書討書誅誤書擊書殺

書法迪與陳留皆書討矣二子書誅迪則曷為書殺迪梁之內史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據二

子皆陳所命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闕城為通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

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
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

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集覽**函谷關文穎曰秦東
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

山嶺下顏師古曰陝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洪溜澗
水即古函谷關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遺

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山原辟立數十仞谷中僅
容一車案今陝州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關也漢武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縣東一里**正誤**通洛防
案新安屬河南在靈寶東三百餘里

史周武帝保定五年改函谷關**質實**一統志云函
城為通洛防在洛州新安縣東

在河南府靈寶縣南一十里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
此關左右有望氣鷄鳴二臺遺址此舊關也一在河

南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
楊僕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關武

帝為移於此此新關也中州後周所置治東垣縣後
省州置新安郡隋復改東垣為新安縣屬穀州後省
州以縣屬河南郡唐初屬洛州後屬河南府
宋及金元俱仍其舊本朝因之仍屬河南府

丙陳天康元年周天和
戌元年齊天統二年

春正月日食夏四月陳以孔

真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真共
決之疾篤真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
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
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
又謂仲舉真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
卿等宜遵此意孔真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
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
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真為太子詹事司馬公

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諂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集覽

足為周旦周公旦周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立而少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政古之遺直春秋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注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陳主舊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集覽

傳更籤傳遞籤等也五更傳五籤

正誤

刺閏今按刺閏疑宮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
閏闈者也胡三省註就閏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閏未
詳孰是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

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永定之時
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
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
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
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宋明帝時以
軍功除官者眾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集覽黃

書法

書徐陵何善其職也陳世書以為
吏部尚書二徐陵孔真皆其人也

秋八月周信州蠻反討平之考異

蠻夷當書擊誤作討
後年周梁州獠叛討

亦平之同

周信州蠻冉令賢等據巴峽反黨與連結二千餘里
前後討之不克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令
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涪陽蠻為聲援自帥
精卒固守水邏城諸將皆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內
恃水邏之固外託涪陽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
我懸軍攻其巖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
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翼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
術也乃遣王亮帥衆拔其八城遂間募驍勇進攻水
邏令賢兄子龍真據水邏旁石勝城騰密誘降之水
邏衆潰令賢走追斬之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
陳灘北以司馬裔**集覽**涪陽地名在郢中今澧州
裔為信州刺史也又名澧陽涪鉏替反**質實**

一統志云信州梁初所置治白帝城隋改為巴東郡
唐復為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雲安郡
乾元初復為夔州五代時後唐置寧江軍節度宋仍
為夔州元改為夔州路本朝改夔州府屬四川道

周萬榮郡民作亂討平之

周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為陸騰督軍糧時臨信
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
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及還會巴州萬榮郡民
反攻圍郡城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
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
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周以為
渠州

刺史

冬十二月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琬

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諧之曰草人以擬聖躬也齊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以為反具搗之折脛而死

書法

齊主自稱上皇矣復書齊主何綱目以列國書陳齊固不可以上皇稱之也然則曷為名

之書湛所以別於緯也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草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書法

縣令理人之本也綱目每謹書之是故始用士人為縣令書是年舉堪為縣令書唐貞觀

二年引見京畿縣令書開元元年召新除縣令試
理人策書四年敕舉縣令書九年頒令長新戒書

二十四年制舉令

錄法書乙卯年周

發明

縣令吏民之表而齊用廝役為之謬可知矣
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所以見其前此未

嘗用士
人爾

丁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
亥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

集覽

陳主伯宗
臨海王也

春正月朔日

食○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

到仲舉

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
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列

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
項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項為朝野所
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項於外東宮舍人殷不
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項曰今四方無
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項曰此
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
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
軍吳明徹亦贊之項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
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
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項項
因因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
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佞不言之弟也少有孝行項
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衛將軍韞
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
自危求出項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
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子

高之謀伯茂預之項恐集覽願作富家翁三國魏主

羣弟皆從司馬懿閉城門不內桓範勸爽挾天子以

令天下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遂奉

駕還宮

被殺

書殺多矣未有書又殺者書又殺何其甚項也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周考異

提要漏叛字

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遣使

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

之梁主亦上書言狀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

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

境息民共敦隣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

之信與無名之師乎宇文護不從遣襄州總管衛公

直等將
兵助之

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
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
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
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

儼齊主之弟也有寵於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
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
去牛頓輒於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
自遷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
恒在宮中坐舍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器玩服飾皆
與齊主同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

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
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陳遂襲周沔州執其

刺史裴寬

梁以華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
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明
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
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皎直皆奔
江陵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
請益戍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
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集覽**交惡左傳周鄭交惡
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注**惡如宇兩相疾惡
也

書法

華皎書叛矣而周梁助之書曰會醜之也故王操以柱國衛公直以總管皆貶稱人

齊山東饑○冬十一月朔日食○齊流祖珽于光州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驚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

集覽

蕪菁本草注北

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采葑采菲注陸機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薑蕪蕪菁也陳

楚謂之薑齊魯謂之菘關西謂之蕪菁趙郡謂之大芥

戊陳光大二年周天和春三月周納后阿史那氏考異子三年齊天統四年

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后某氏非正統去皇號據梁大同元年書魏立后乙弗氏則此當書周立后阿史那氏

突厥木杆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周主集覽親迎昏禮壻家設位於室中女行親迎之禮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雁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壻婦以入而行禮朱文公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又曰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館却就彼迎歸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即就彼迎歸至其家成禮

書法

魏立后郁久問氏書柔然女譏也此突厥女也故從其恒

辭自乙酉書遣使送女於是四年矣始書納后周卑甚矣護之失也

發明

納柔然女則揭而書之納突厥女何以不書或曰前已書如突厥逆女故此從可知爾曰

春秋宣公元年書公子遂如齊後書至自齊誠以婚姻人婦姜至自齊前書如齊後書至自齊誠以婚姻人道之始所以兩揭其國書之不厭於繁文此不書周納后突厥氏而云阿史那氏隱其國而舉其姓輕之也所以譏納后之事意在藉其力以侵齊遂不暇擇而行之也

周太傅燕公于謹卒

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盡忠補益特被親信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卒諡曰文

陳攻梁江陵不克

陳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總管高琳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

集覽

紀南杜預曰楚國今南

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質實

一統志云紀南故城古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在荆州府城北一十里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郢與紀南為二城云

發明

梁蕞爾之地僅足以少延不氐之祀陳既覆其宗國今又無故攻之此何義哉特書不克

蓋賊之也

夏四月齊以和士開為僕射

齊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

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

冬十一月朔日食

書法

自辛巳至此歲歲日食而一歲再食者三九年合十一食入綱目以來日食之數未有

如此數年者矣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

茂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

為溫麻侯真諸別館使盜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溫麻晉之縣名

屬晉安郡初武帝以溫麻船屯此因以置縣隋省入閩縣唐初復置移於連江之北改名連江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

改屬福州府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廩

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獻於外奪定遠
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
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
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世祖驕奢
淫泆役繁賦集覽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
重吏民苦之集覽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
云耳假音遐離騷經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
雲而上征注霞與遐同晦庵辨證云登霞之霞本遐
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為
死之美稱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騷經此篇注者
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
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周梁州獠叛討平之考異

討當
作擊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
面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

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鄉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以文表為

集覽

恒稜縣名屬梁州獠音竹
絞反又音老戎夷別名也

已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
丑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春正月陳主頊立○二月

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俱

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儼與定遠元文遙等皆
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儼面
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王欲欺孤
寡耶且飲酒勿多言儼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
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儼等授冠於地
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太后及齊
主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
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儼等云文遙與臣俱受
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且令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
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
留士開過百日儼不許有中人密謂儼曰太后意既
如此殿下何宜若違儼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
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
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儼儼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
獻之定遠喜謂曰欲還入不士開曰不願更入但乞

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廞以不臣之罪且日廞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廞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人恐有變廞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廞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集覽

乾明廢帝殷年號即陳文帝天嘉元年也是年八月廢為濟南王

書法

綱目惡淫刑於宋子業齊寶卷高洋高緯陳叔寶五君所殺必斥書主高緯斥主以殺者

五此其獨書齊何罪有分也
也 獻之死和士開為之

發明

胡后欲留和士開而獻力爭由是遇禍然則何不以胡后殺之為文齊主年少惑於士開

之言預聞其事故揭國以書者見君與國母及用事大臣共之也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為領軍陸令萱為女侍中穆提婆為侍中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都督韓長鸞亦以嘗衛東宮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官婢陸令萱者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點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

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
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后
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
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
齊主思祖珽復以為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媪弟儀同
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
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士開亦以珽有膽畧欲
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齊主曰
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
力也其人心行雖薄竒畧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
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士開諧齊主之舅
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怨憤遣人刺之事覺士開問
珽珽引薄昭**集覽**三帝文襄文宣孝昭也薄昭漢文
事遣使賜死帝母薄姬之弟以殺漢使者文帝
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
肯又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書法

元又妻書女侍中矣乙未魏於是再見終綱目書女侍中三庚戌南漢

發明

高阿那肱韓長鸞武夫小人陸令萱宮婢穆提婆配隸宮奴祖珽盲目流人齊氏任用如

此綱目列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亡之迹為後戒也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北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持節諭旨儉謂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集覽**呂嘉漢武時南粵王之相也建元四達討之**寶應**文帝天嘉五年誅**陳寶應**六年殺周迪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侵齊圍宜陽○周陳復通好

唐陳太建二年齊武平
寅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

○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

龍太夫人

歐陽紇名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
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
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
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
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
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
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
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

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
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麾節鹵簿

如刺史
集覽
管幼安表曜卿管寧字幼安注見文帝
之儀
天嘉五年表渙字曜卿三國魏人劉備

舉渙茂才避地江淮後歸魏武帝繡幃許偃反車上
張繒曰慙安車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鼓吹注見晉

武帝太康三年麾節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節注
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袁渙陳郡人漢建安中劉備舉渙茂
才後歸曹操拜沛南都尉遷梁相每敕諸縣存

鰥寡高年表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
簡全在斟酌魏國初建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數年卒

石龍梁之郡名治高涼縣陳因之隋初罷郡為縣
尋廢之故址在高州府電白縣治東北二十里

書法
於是封僕為信都侯石龍太守不書而書石
龍太夫人何本功也微斯母僕之所從來可

知也洗氏於是再見綱目矣梁庚午是年終綱目
婦人以封爵見者十有二詳漢呂后丁巳年皆譏
也唯洗氏再書皆予辭又
隋開皇十年封燕國夫人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
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
嘗之一
舉而盡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
南岬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
戰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
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昭達兵不

利引
還

發明

前日陳人攻梁不克今又遣兵攻之何耶周人救之陳師遂還然則陳氏無名與師避強

凌弱其罪皆自見

於書法之間矣

九月齊立子恒為太子

齊穆夫人生子恒陸令萱欲以為太子恐斛律后怒乃白齊主使后母養之以為太子

冬十月朔日食○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書法

莊嘗稱梁主矣此其斥名何以失地也故削之

周平越雋置西寧州集覽

西寧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郡

○齊築

城於汾北周齊公憲還救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備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

集覽

脫其先我脫或然之辭猶言僅或也先息薦反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
其衰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
卯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

戰于汾北周師敗績

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
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齊太宰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

汾北刺史楊敷

齊段韶引兵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
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
耳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
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

情之族子也敷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素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定陽後魏

郡名治平昌縣後周初因之後改為介休郡唐初改為介州後廢州以縣屬汾州五代宋金元俱仍其舊本朝因之仍屬汾州

發明

周自連兵突厥之後屢敗於齊雖以宇文憲韋孝寬之才皆不能得志於敵良由護以不

義舉兵理曲而氣餒故爾綱目悉書於冊所以為師出無名者之戒豈不著明也哉

齊取周四戍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惡之亟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秋七月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

齊琅琊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權意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琅琊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萱而

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令萱來迎令萱聞之戰栗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所親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穉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至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帥宿衛者四百人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琊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鏢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劉辟疆支解之齊主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

太后遂殺子琮

集覽

請禁推奏請收禁推勘也龍子琅琊王名儼小字龍子奴見大家心死大家猶

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稱大家又曰

官家辨頭以髮結為辨也辨俾典反

書法

書殺何專也士開僕射曷為不書官罪士開也罪士開則曷為書殺士開可殺而非儼之

所得殺也

九月齊太宰平原王段韶卒

韶有謀畧得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勲貴之家無能及者卒謚忠武

齊主殺其弟琅琊王儼

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琊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食舉密迎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使將軍趙元侃誘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齊主乃出元侃為豫州而召儼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

集覽 相表相謂相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表謂儀表周公

誅管叔周公旦管叔鮮之兄也成王年少周公攝政管叔與羣弟疑周公不利於王乃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季友酖慶父季友慶父皆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也莊公薨季友立莊公之子般慶父恨不得立乃殺般而立閔公季友奔陳慶父奔莒季友乃入而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而殺之父音甫

書法

儼專殺罪也曷為以殺書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况年

十四者乎故書殺其弟而斥齊主

發明

儼有專殺之罪何不正名書誅士開姦諂迷國死有餘辜然在儼則不得而誅之今既擅

兵專戮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陸令萱相表不臣之說則非天討矣故特書殺其弟以惡之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逆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書法

綱目書幽其太后二魏胡氏
齊胡氏幽木葉山者不與焉

十二月周以基平郟州與梁

梁華皎如周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民少國貧望
借數州以資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郟

三州與之**集覽**襄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基州名平
州名郟州名本南郟邑古郟子國也正義

曰郟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遷都郟在今江
陵境中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質實**一

志云基晉之州名治編縣隋屬荊州後廢之唐初復
置後改為荊門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荊門軍治當陽

縣尋省宋復置軍元陞為府尋降為荊門州本朝
因之屬荊州府平後周之州名治當陽縣隋改為玉

州唐初復置平州五代時高氏置荊門軍於此宋以
當陽縣省入長林縣後復置元仍其舊本朝因之改

屬荊州府都晉之州名治樂鄉縣宋屬南郡隋廢之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北三十五里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謹案第二頁後四行或疑即浚陽縣按此即浚陽
無可疑者見宋州郡志

第六頁後五行宋屬安吉州刊本安吉訛吉安據
文獻通考改

第十頁後七行今沂州是也按宋州郡志晉成帝
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屬南琅邪太守若沂州之
臨沂乃漢舊縣去此遠矣此與質實俱誤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軍司馬將軍屬官按此語見

盧辨傳然宇文官制多參周禮政官之屬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此軍司馬與司會並稱久居權
要必非將軍屬官此誤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詩賓之初筵序沈酒淫液疏
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刊本脫賓之初筵
序五字疏上行注字又沒訛漫今並改

第三十一頁後五行今安慶南皖口刊本脫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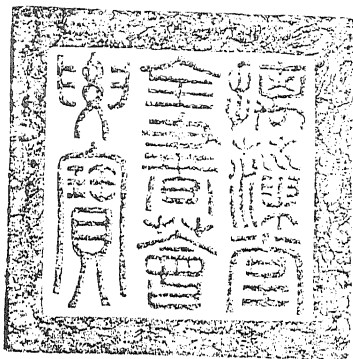
今增

第五十七頁後五行魏黃初四年刊本訛魏武黃
初中據三國志改

第七十八頁前五行治書侍御史王子宜刊本宜
訛直據北史及北齊書琅琊王儼傳改

第七十九頁前一行小字龍子按龍子猶言龍種
也儼傳不言小字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全